

司農奏議卷之十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倅著 孫濟初梓

覆叙天津墾田功次疏

題爲甄別海濱屯田效勞文武官員以昭懲勸以
資兵餉事福建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
出總督薊遼兵部右侍郎蹇達巡撫保定右副
都御史孫瑋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應龍各題
同前事俱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卷查萬曆

二十九年十一月內該保定巡撫汪應蛟題爲
海濱屯田試有成效等事議令天津左右兩營
軍士六千人春秋免赴防薊合水陸兩營兵士
四千人將葛沽白塘等處荒地開墾五十九頃
收穫稻糧萬石有奇新開地土本年姑免起科
評爲世業該本部覆議墾荒力穡事宜節經諸
臣建白向無成效今以營衛軍兵併力耕種獲
有稻糧深於 國計有裨合咨行保定巡撫督
責道府等官照依題議着實舉行其間工作物

力悉聽便宜區畫事竣甄別勤惰破格勸懲三
十一年七月內又該保定撫按官孫瑋等題報
萬曆三十年天津水陸右三營軍士耕種墾熟
地一百六十四頃三十畝共收穫稻糧五萬九
千四百五十餘石左營官軍協助右營濬築堤
渠各四千一百六十五丈本部覆議將在事賢
勞文武官員移咨吏兵二部俱與紀錄運判表
應坤煥下年考覈另擬陞級副總兵陳燮仍略
加優異千總陳思元量授實職俱經題奉

欽依在卷今該前因查呈到部看得保定督撫按官
蹇達等會同題稱三十一年分陸營新墾地三
頃三十畝并上年墾成地一百七十六頃八十
畝內水陸右三營軍兵二千三百一十五名種
田一百六十五頃三十二畝收稻糧三萬八千
二百七十六石一斗三升召募官民佃種一十
三頃一十五畝上納水稻一千四十石中軍林
起龍千總陳思元蔡隆道佃種一頃六十三畝
收稻穀三百九十一石二斗盡數入倉以上稻

穀雜糧共三萬九千七百七石三斗三升除存
留種料并犒賞軍兵外實在入庫三萬五千三
百三十石二斗八升以抵軍兵本色行糧之用
要將効勞文武官員分別推擢復職紀錄各一
節爲照 國家捍禦封疆足兵先于足食屢見
議餉者不請發內帑則加派地糧病

國病民莫此爲甚苟能以彼之屯食彼之毛屯守
相資兵農並用豈非完策先年天津環海荒地
斥鹵不堪畱畬屢經建白諸臣有欲召募民佃

廣行開墾有欲巨商大賈捐資濬築蓋無任事
之人徒使議臣空言皆成畫餅今該先後撫臣
汪應蛟孫瑋首倡墾闢曲示勸懲道協等官張
佐治陳燮等勞瘁不辭悉心經理督責三營將
吏分畝開耕邇年以來荒徼棄地頓成沃土今
三十一年止撥三管官兵二千三百餘人將新
舊墾成熟地悉行播種收穫稻糧三萬九千七
百有奇儘足軍兵一年本色行糧之費當此屬
藩告急倭氛可虞之時而能屯練相兼戈未迭

舉已成之業保而不失實文武同心任事之所
致也除天津兵備道參政以佐治近報病故都
司常鶴已經按臣論劾不叙外其勞績顯著如
水兵營千總武生陳思元蔡隆道右營中軍所
鎮撫趙宗德千總千戶鄒光祖明晦克勤獲收
咸最均應紀錄內陳思元上年議授實職尚未
題授蔡隆道捐貲種稻義懋功高且與陳思元
兩列屯功薦剡與道撫所擬不係世職薦二次
之例相符應准照議題授實職提調屯田協守

天津副總兵陳燮身去士卒不辭畚鍤之勞足
遍郊墟立致蓄命之盛三年儲糗千里膏腴去
年叙加優異其功尚未議覆然當

國家財匱之時乃能自東作以供軍餉厥功似難
輕泯合應仍加優異以示風勸專管屯務運判
裴應坤親省耕歛三年之艱苦備嘗督墾荒蕪
四野之草萊盡闢本官先係通判降授乃今困
衡日久績懋勞深應復原銜天津管倉員外郎
張五典身任軍儲之寄慮先兵食之圖布息信

於三營軍多挾纒足芻糧於全鎮士免呼庚計
其賢良委應持叙及查 令甲惟大閱邊功管
糧官得與地方官同叙海防開荒屯種查無同
叙之例難以槩及既經督撫按官會題前來相
應覆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吏兵二部將副總兵陳燮千總等官
陳思元蔡隆道趙宗德鄒光祖均與紀錄陳燮
仍加優異陳思元蔡隆道各量授實職運判裴
應坤准復原銜仍管屯務本部仍咨行總督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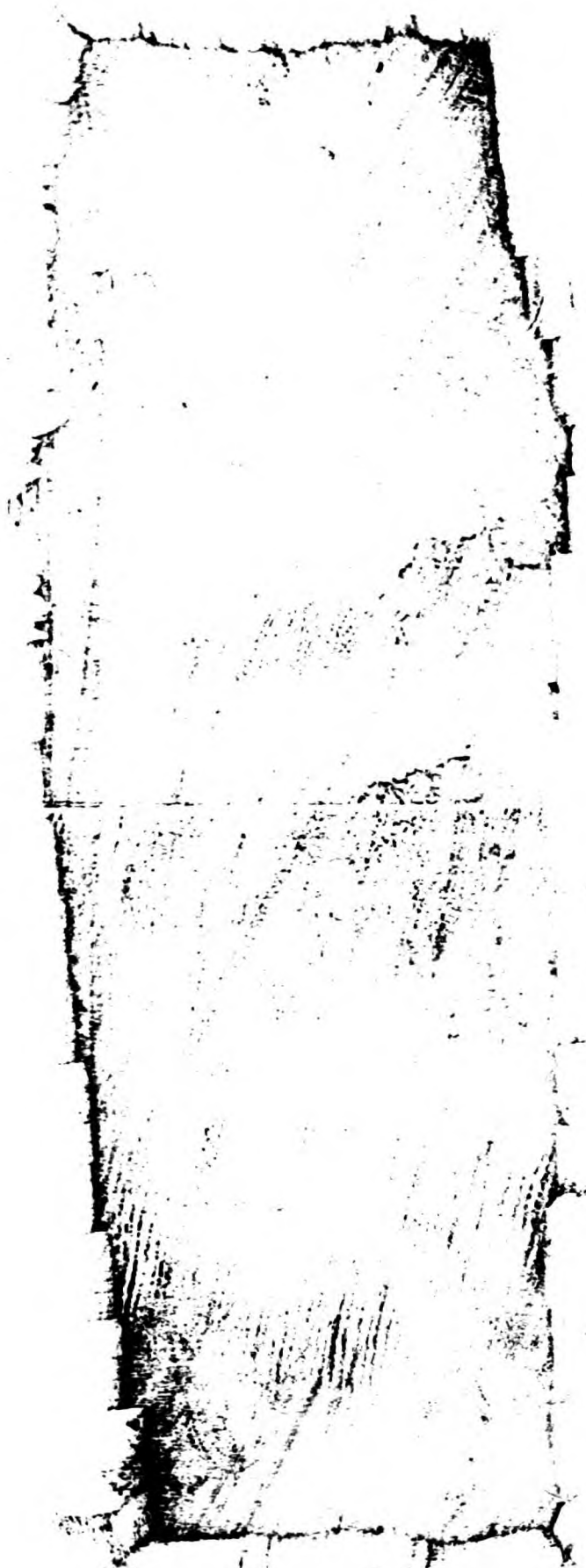
按衙門將三年所獲在倉稻穀雜糧抵放各營
行糧之外餘剩者准俸月糧支用其原派民地
糧餉漸次酌量減徵特示在事官軍以後儘力
開墾及時耕治有功之日定行一體優叙撫臣
先將減徵并散給軍士糧餉數目造冊報部以
後逐年將新墾地畝陞科徵納稅糧馬草的數
一併開載以憑登入計典備考統候

聖明裁定

勅下遵行等因萬曆三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具題

八日奉

聖旨是陳燮仍加優異欽此



考覈延寧管糧疏

題爲欽奉

明旨考覈差滿官員事陝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據總理延寧二鎮糧儲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
秦尚明呈前事等因到部臣等會同吏部署部
事左侍郎楊 看得

國家四百餘萬之入大半靡費于疆場其中繼毫
升斗之施豈盡實沾于軍士大抵隸名尺籍則
有影射脫削之虞委寄倉胥則有壯雀侵漁之

費其所從來已非一日臣等寒心

國計每期內外以撐持藉手 明綸不啻再三之

申飭前者即申王愛樽省數多荷蒙 優叙臣

等方慶風示之有人矣今即申秦尚明三年任

滿數亦相當據呈開稱本庫支剩及四川應解

與京運未到先支過三十三年春季餉銀共一

十七萬四千餘兩夫本年之所應解者即在庫

實存之數今年之所借放者又去年支剩之銀

縱本官不以爲功然支剩一分即可抵抵一分

其于京運所裨良非淺也至于查刷倉庫侵欺

虛冒本折糧料六萬三千有奇草二十萬六千

有奇皆緣本官在任以來力任勞怨必使倉場

之陳者支絕而後給之以新虛者弊清而後准

之以實此其立法精嚴姦宄無遁不惟一處可

行即在九邊可式使非錙銖愛惜節漸以成多

何能委積充盈餘前而抵後哉相應先准復職

仍准等將本官所報節剩錢糧移文該鎮從

實查覈申報前來如果得實即照遼東即申王

愛事例分年扣抵京運另行酌議具題優處爲
此具 題合候

明旨勅下遵奉施行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八月十二
日具題十五日奉

聖旨是准復職

考叙延寧糧儲疏

題爲欽奉

明旨考覈差滿官員事陝西清吏司案呈案查本年
八月內總理延寧糧儲本部陝西清吏司郎中
秦尚明任滿回部例應呈請考覈等因到部該
本部備查歷年以來屢該輔臣陳于陞戶科都
給事中石應岳等條議本部覆奉 欽依事例
看得本官節剩錢糧與遼東管糧郎中王愛數
頗相當但陝鎮路遠行查稍稽時日遂會同吏

部一面具題先准復職一面移文該鎮將本官所報節剩錢糧從公查核如果得實另行酌議具題優處去後今據接管郎中孫敦化回稱與奏即中原報數目鑿鑿不爽夫本折至二十四萬餘爲數亦不少矣均是此鎮其額例不加多也其幅幘不加廣也昔何以置之烏有之鄉動稱不足今何以增至鉅萬之衆突稱有餘彼囊橐之私潤者勿論已卽有皎皎自好者則道旁之物誰肯銖積寸累金注而惜之乎而茲且纖

毫之必搏也彼狐鼠之公行者勿論已卽有凜凜自持者則鸞髀之家誰肯張膽明目狐注以博之乎而茲且豪猾之必問也是于其一塵之不染可以徵律已之操于其三尺之必嚴可以徵奉法之謹于其積少以成多可以徵幹濟之材于其任勞而任怨可以徵擔當之勇當此倉庫金竭之時卽竹頭木屑臣尚欲蓄之以佐國家之急乃有苦心殫力如此臣者儻各邊向風砥礪共濟時艱則臣之所以藉手者豈其微哉

據其贏餘之數應與遼東管糧郎中一體超陞
第本官自安職分之常堅辭不次之擢臣違奉
明例既不敢隱蔽不舉以沒庶幹之功曲體堂屬又
不敢固執成規以拂勞諷之矣相應覆

請合無

勅下吏部聽其酌量優叙以示崇獎而本部不得與
焉庶既可以存歷年激勸之典又可以遂一人
遜讓之情此風勵九邊餉臣一大機括也伏惟
聖明裁答俯賜施行等因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二

十二日具題



考叙崇文門官主事疏

題爲考覈司屬官員事貴州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途據本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官箴呈稱本職於
萬曆三十二年十二月內奉本部劄付該本部
題奉 欽依差往崇文門監收一應商稅等因
奉此遵於本月初三日到任接管起至三十三
年十二月初二日止監收過商稅銀錢共計七
萬八千二百四十三兩九錢有零俱已解發隨
卽登填稽考文簿并青冊按季送部查考訖呈

蒙本部題差主事張京元於本年十二月初三日
日到門更替隨將關防一顆及原行文卷交付
本官收掌外本職回部例應考覈等因到部途
司卷查萬曆三十一年十月內該本部題奉

欽依崇文門稅課分司以三十二年爲始照依各鈔
關事例題差一年滿日方許回部考覈以明殿
最等因在卷及查本官收過錢糧俱已盡數完
解今據前因相應考覈案呈到部爲照人臣值
國家艱難空匱之秋不期于議論之多而期于擔

當之勇不期于有擔當之名而期于有幹濟之
寔居平明言善議自以爲莫及及當機遇事恒
怯不前則其所稱許者猶說鈴也遇事慷慨明
作自以爲敢任及美計見效尺寸罔裨則其所
圖維者猶畫餅也有如勞怨不辭寬猛中窾便
國宜民兩受其利是所稱庶幹之能臣也臣何
敢不亟以聞乎查得臣部內外諸差有煩有簡
有易有難就其簡易而避其煩難此常情也然
他差雖號煩難不過簿書之紛紜應酬之潤擾

而已稍一振刷猶可實力惟崇文門監收一差
密邇日月之下輻輳官紳之交事事請託人人
影射欲專事操切則法有所不必行欲槩從周
旋則恩有所不能貸報溢于額者人以溢額議
之報虧于額者人以虧額議之毀譽捷于影響
黑白憑其愛憎以故每值此差之缺百計營脫
視若苦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主事官箴者
履任無幾適委是差彼卽安然承之絕無難色
且舊例止于三月近始改爲一年此一年間從

容展布委曲調停既不激而不隨又不吐而不
茹

今甲所難假者雖強禦不徇帑藏可少補者雖錮錄
必借如嚴包攬之瓜分則禁戢懸諸木榜慮封
允之卮漏則守視責諸解官循環宜勘對也置
副簿以銷前件而搭天橋者絕回頭宜點定也
註完單以塞添補而穿尾洞者杜官吏唯司下
籌舊所云箱錢狀錢叙食錢更不復巧立名目
羨餘併作正解書所稱夫銀役銀犒官銀毫不

敢妄有開銷以至冗役之漸汰也供具之類或也諸不暇枚舉總之極力撙省以爲

國課計耳細查今歲錢糧較之往年果有浮溢夫此此須皆出筆墨紙劄之餘曷足爲本官多第其繁已奉公身不點于饒羨殫力體

國勞不憚于拮据則本官之行誼才能可槩見于此矣當此物力匱乏之秋億內外勤渠大小節省俱如本官之留心則纖毫涓埃之積又何遠不爲泰山滄海之助哉據其廉幹之賢本宜破格優處但私窺本官之雅操似非區區以一節見長者相應照例考覈恭候

命下准其復職容臣通行內外各差使知恪共于奉職循法之間自明揚于大庭廣衆之上庶獲頑立懦惰窳者將鼓之前激濁揚清砥礪者益振其後而臣亦獲藉手以報

皇上於萬一矣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具題三十四年正月十二日奉

聖旨准復職

司農奏議卷之十一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

孫濟初梓

寬被逮小臣疏

奏為小臣狂悖可原中使羅織難信懇乞

聖明平怒霽威以安積苦小民事臣惟自礦稅再行

以來諸臣連章累牘力爭而不能得者

皇上一旦渙發 綸音慨然停處夫停即停耳獨于

稅務姑分之而姑徐徐云者無亦灼見稅之結

怨有甚于礦故委曲權宜其間明解四海以三

面之網而陰開群瑤以一線之路乎當此時使
內外同心將順庶幾宵小不至分外生事而天
下亦被其福矣頃接邸報見陝西稅監梁永一
本爲有司抗 旨狂悖孤臣萬苦莫伸等事隨
奉 嚴旨咸陽知縣宋時際併有名奸惡都着
撫按拿解咸陽知縣蒲朝薦降級調用臣驚悸
之餘不覺痛恨益恨二臣周章躁妄不諳事機
以致 皇仁斃而復闕小民安而復危也則惡
得無罪夫二臣之罪臣猶恨之而况

皇上

皇上之赫然震怒宜也及近接撫臣顧其志題參礦
監一揭大都謂趙欽倚信匪人流毒全陝人情
怨憤勢將甘心于欽用是多方調御衛之出境
而去此其說于永疏全不相蒙而其事寔可互
相證據者臣因揣知時際朝薦雖至愚昧必不
敢猖狂以抗 旨或因調停獲罪而梁永偶未
深察耳蓋永之播惡稔奸什伯于欽而胡奉趙
安正其腹心撥置之首夙昔暴橫吞噬于地方

者卽趙欽出境民且甘心今聞分稅之

詔彼謂 聖心果然厭惡此輩其飲恨思報當不遺餘力矣時際小臣恐釀亂激變干係匪小姑將胡奉趙安暫行監禁此或有之然原其意監禁兩人所以稍殺百姓之怒稍殺百姓之怒正以冀安稅監之身者也假令當日不爲曲處一聽民之所爲則衆怒一發兩監當無所容而群兇必爲齏粉矣今永不深德保全之苦心而反曲飾狂悖之顯過先發制人大張虛聲嗜亦狡矣

哉此其時勢必爾不卜可知冀以當族撫按之公勘不當聽一面之單辭臣未敢多爲置喙唯是區區深念者 恩詔覃敷薄海懽騰中外臣民方引領以觀德化之成不意甫就攻茲旋復故轍使陽春變爲霜雪明鏡翳于塵埃不無爲盛德美政之少點也則可惜秦民强悍密邇虜酋中外臣工方蒿目以圖安攘之策儻或驚畏之過疑而走險使胡越起于輦下羌夷爲之接軫不無煩安戢撲滅之 睿思也則可休斃民艱難

初脫湯火其間瘡痍未起喘息未定者不知當
何如以畫善後之方乃今口誦 德音身嬰寔
禍使祝頌易爲怨謔謳歌仍爲咨嗟是匹夫匹
婦籲地呼天將無已時也則可憫况

皇上旦夕間崇奉 慈闈惇舉大禮正宜聚四海之
順獻萬年之觴而忽令向隅致干天和又豈所
以光 吉典而暢 皇情哉竊聞雨露雷霆皆
大造生成之惠刻印銷印自聖人無我之公伏
乞 勅下部院行該省撫按從公查勘宋時際
等抗違狂悖果否情真不許回護明白奏

聞如果情罪的確再行繫逮未爲遲也更乞

嚴諭梁永務曲體 明旨綏靖地方毋得偏聽奸黨
激變良民庶道路喧傳不替 寬仁之頌遐方
觀聽重仰 日月之明其于 宗社生靈亦永
有攸慶矣職掌所關義不容嘿臣愚不勝悚慄
企望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具
奏

請寬屬官疏

奏爲小臣因事瀆陳詞涉過激心實可原懇乞

聖明特賜曲貸以作敢言事項者臣部主事田一井
偶因兌解邊銀與管庫主事潘文等面相爭執
臣愚不能調劑遂致一井撻拾數事再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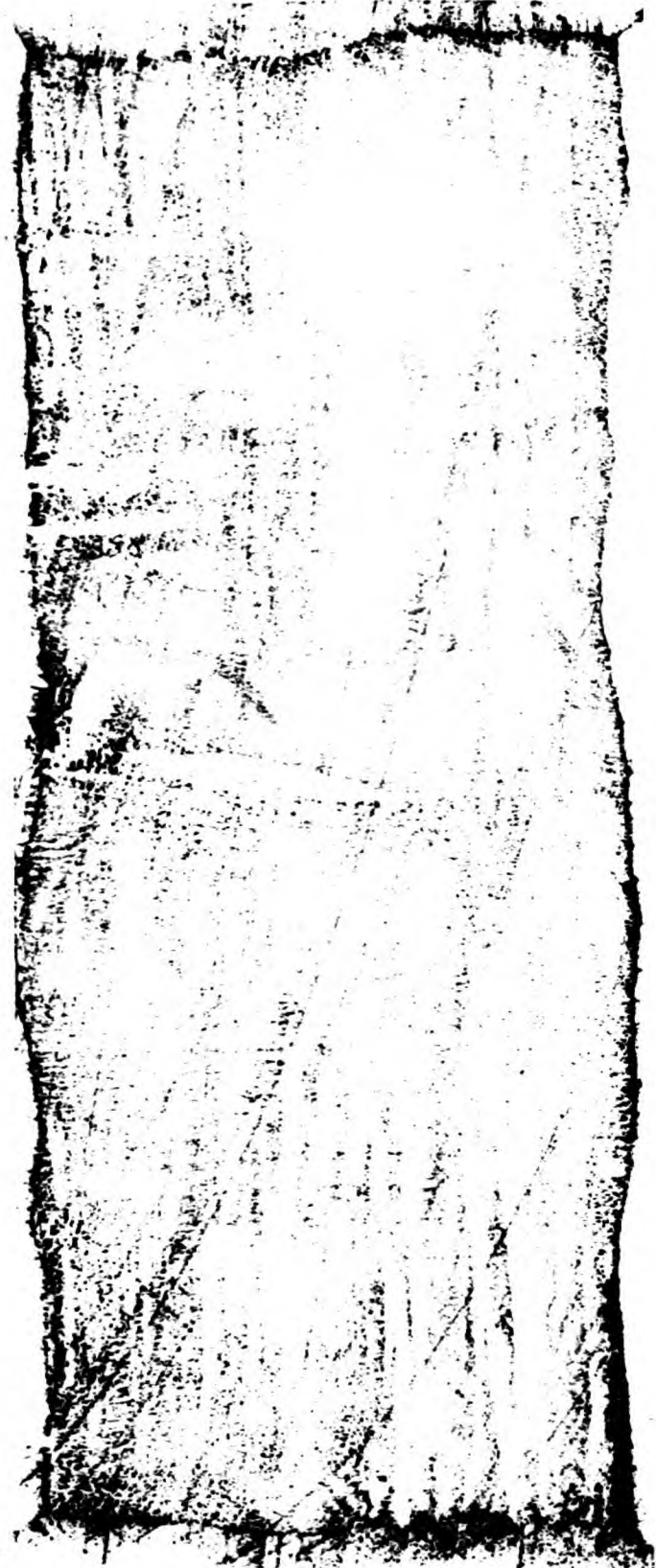
宸嚴伏蒙 聖明洞悉終始并容臣照舊供職矣臣
感激 恩私誓當報稱容卽開籍報名

廷謝外言念一井者一介書生纔通仕籍遇事侃
侃常懷論列之思感時悠悠不勝憤嫉之念志

欲廓清乎宇宙言多依附乎聖賢據所指陳委
多狂慙第秉心制行雅非齷齪者流而趨事急
公頗負慷慨之氣養之足以有用抑之難以自
新况鍼頑砭愚于臣爲益友在錢穀之羣吏正
欲藉以寢奸張膽明目于國爲直臣在
聖明之四聰自不妨于兼聽此其才實可惜而其心
亦可原者也伏乞

皇上少霽天威姑從寬政以俾之恪共舊職磨勵將
來庶山澤之茹納益弘而葑菲之遭逢不偶矣

等因萬曆三十四年五月初二日具題



司農奏議卷之十二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濟初梓

考察自陳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免以公察典事准吏部咨該本部題爲遵舊例
嚴考察以勵庶官事內開兩京官員六年一次
考察四品以上例該自陳等因奉

聖旨京察着于本月二十八日行欽此移咨到部臣
叨列九卿例應自陳伏念臣繇隆慶五年進士
司郡理歷卽署濫竽寺院以階今官

兩朝恩遇頂踵莫酬顧智短術疎無當世用庸庸碌碌浮沉至今而後畀以千絲萬縷之計事更值三空四盡之艱時上之御用缺供每慚將順下之民生敝極重愧滋培內之諸邦則壤之賦有積逋而無全輸外之九邊享士之需有愆期而無宿飽頻支老庫立見空虛屢借罔金徒爲苟且曾不能攄一得効一奇用佐公家少紓肝食不才不職孰有如臣今日者乎况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而風燭之年旣耄且病文移雜運錢穀混淆纔一躬親便成委頓而頭目眩眩心氣怔忡筋骨加急而不柔精神銷鑠而待盡益憂時憂病迸竭于一腔而謀

國謀生空嗟于兩廢在諸廷臣中最宜首加罷斥用戒素餐別選賢能使膺重寄則

日皆

朝廷優老之恩也臣愚曷勝惶恐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具奏二十八日奉

聖旨卿職司邦計端誠周慎宜益率屬綜理以副倚
准辭吏部知道欽此

三十一

題解節省餘銀以濟邊需疏

題為查解節省公用餘銀以濟邊需事貴州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批部中每年收昌平鎮鐵豬臨
清倉蒔草等項銀兩解部給散官吏筆墨炭價
寫本書役工食及修理公署等項查自三十年
起至今止除用費外實樽節銀若干解過太倉
若干即今見存若干應否酌量仍解太倉作正
交銷逐一查明具揭報部以憑具題等因到司
奉此查得本部自三十年三月蒞任起至三十

七年九月止陸續解過太倉銀庫節省銀四萬七千兩萬曆錢二百三十萬八千六百一十文外見今在庫銀二千二百二十一兩有零合無于內動支一千五百兩仍解太倉濟邊餘者存部支用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爲照前項銀兩係本部堂屬公費之需每年大約起解一千此舊例也臣自蒙 恩 擢八載於茲時值中外多艱物力匱詘邊疆待哺之卒伍帑庾無隔宿之金錢握筭持籌章無策片可以少佐軍

國樽省毫釐者無不殫心極慮終不餘力而讓賢矣總今數年解過如許而目前應解者尚有一千五百餘兩此皆拘曲之儒較量錙銖不諳大體遂使涓滴細流盡歸滄海斯亦時勢不得不然非敢矯情以嬰

聖明之知也但前解送太倉數目未經具題今臣病在膏肓萬無起色誠恐一旦溘然中間不無別生情弊事關錢糧終難草草爲此不避煩瑣謹將前後解過數目開列上 聞以備查考乃臣

鼯鼠之技止此矣旦夕就木不復能再事

皇上矣伏惟 天恩俯賜垂察

勅下施行並假病臣一息之餘望丘壟而老馬骸骨
妻孥覆露多矣等因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具題十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這解過節省銀兩具見苦心知道了欽此

司農奏議卷之十三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濬初梓

辨會推疏

奏為會推孟浪竊鉄招疑懇乞 聖明電察并

賜議處以昭大公事本月二十一日接見邸報該工
科給事中胡忻題為會推之典漸輕僥倖之竇
漸起等事大要謂河南巡撫懸缺日久迺奔競
者流夤緣若騫馳竿牘於公卿之門投筐篚於
浸要之路聞諸道路紛紛有謂河南巡撫營謀
者衆長安貴遊業有為之地者等因臣愚讀之

三過毛髮竦然未曉所謂竊意當此清明之時
人人淬勵事事公平安宜有此或出一時流言
之誤未可知耳不兩日吏部傳單會推前缺臣
因久病註籍尚未開門雖部中之事務日每躬
親而朝參之舊規實爲久曠故於會推之日親
書一員封送吏部則山東布政沈季文也外加
一書與左侍郎楊時喬云病甚不能趨 朝所
有僭擬奉覽其可否唯命非所敢必矣教焉乃
時喬回臣一帖亦未言及季文不應推也今聞
科臣胡忻疏論季文不當與推或者卽前所指

奔競其人乎審是則臣似不可無一言以明心
跡臣山東人也季文山東左布政也無論臣之
生平季文知之卽季文數年以來一政一事臣
亦頗得其梗概焉東省備倭一事加餉幾五十
萬季文陸續汰去二十四萬謂不可大造於東
人乎他如議收頭議歛解議徵納議臨德倉糧
種種所行在人口耳卽如臣部年例邊餉每一
歛解動至數十餘批而遼陽民運每年一十三
萬有零毫無欠缺此臣日與司屬言之稱不絕

口者也假令天下藩臬有司皆如季文急公家
之務臣等文何憂邊餉乎先是撫臣黃克纘河
臣李化龍各遺臣書無不極言季文之賢急宜
推用僉未言及某省某缺也而東省士紳稱季
文者更出一口豈其盡爲季文地乎蓋人各有
心亦各有口愛之者欲加諸膝惡之者欲墜諸
淵衆擎易於飄羽流言易以欺人所從來矣臣
觀季文之爲人才極高而擔承甚力識極敏而
嫉怨不辭蓋自

觀事報竣以後人言已嘖嘖乎不免矣臣極知之極
惜之用是不避指摘肩昧一推竊附以人事君
之義以冀一時同心或諒臣之無他僉諒及於
季文也而不虞其不爾也在昔山西一缺臣不
嘗推及連標乎乃標不嘗論臣者乎臣當舉筆
之時止知標其才其望堪任巡撫而疇昔一事
之齟齬業已忘之矣彼祁奚之舉午舉孤獨非
人類乎臣雖不肖極豔斯譚其舉標也爲其賢
也其舉季文也爲其有益於桑梓也獨奈何其

言慶奏議
三
以媿爲解也臣之心跡如此不敢不以實

聞若曰筐篚曰浸要則有舉

朝之臣在科臣賢者或亦不忍以此加硜硜之
人矣伏乞

聖明垂察並

賜議處以爲推舉不公之戒臣卽屏逐跼伏無遺恨
矣等因萬曆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具奏八
月初九日奉

聖旨卿忠誠爲國推舉非私不必因人言致辯所奏
朕知道了吏部知道欽此

奏辯人言疏

奏爲人言踵至內省驚慚懇乞

聖明亟賜罷歸以平公憤事臣以老病杜門乞休疏
凡十餘未蒙 矜允昨於二十九日方拜疏再
陳恭聽 俞旨乃科臣王元翰道臣史學遷之
論列復及矣科臣語意渾涵不深搜索臣讀三
過媿不欲生中間事之有無臣不暇辨然亦無
庸辨也乃至臺臣極論醜詆淋漓數百餘言皆
夢想不到之事置而不辨則含冤茹苦曾參若

果殺人辨而未白則啓口招災市虎又將三至
爲不得已畧陳梗槩惟

陛下垂察焉臣待罪倉場終始五年株守閒局未與
公朝一事比及叨轉今職適遇楚事紛紜奉

旨會議臣不自揣謬出一單據事直陳各據所見此
單原呈 御覽爲日非遙其中有無別腸

皇上知之士紳知之天地鬼神鑒之而詎意其留爲
今日之禍胎也中間事體臣不敢言卽臺臣疏
中藜已自露其微矣當此清明極辨之朝豈無

慷慨持平之論迨至波恬浪靜之日自有剖肝
露膽之時留之異日以俟公評奚必臣言之叻
叻也惟是士人操行廢耻爲先

國家勸懲風節是重彼旣曰臣爲大姦臣卽自視
爲大姦人亦視臣爲大姦矣夫以寡廉鮮耻之
人突蒙千古不解之詬尚可班禹稷之儔而雍
容於郎署之上乎伏乞

皇上卽賜罷歸以爲大臣無風節者之戒仍將臺臣
所論事情 勅下部院從公勘擬如果得實其

受斧鑕卽粉身碎骨勿辭也臣愚無任激切惶
悚待

命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具奏

奏辯人言疏

奏爲病臣辱

國辱身懇乞

聖慈罷譴以伸直氣事臣見邸報中有南科臣劉時
俊一疏薄許臣以不貪而厚責臣以不去披繹
再四悚媿殊深蓋臣求去而苦不得且無解於
人言時方指貪而復謂清知必資乎談柄臣於
床褥間宛轉跼蹐不能卽安而科臣彭惟成之
疏果出矣思致秀於琳瑯體裁藻於月露臣衰
眊無能識亦不能置喙惟是中有盜國肥家等

語則臣安敢緘嘿無言夫盜惡名也身爲典守而自甘攘竊天下之大僂也冒惡名而干重譴朕公帑而潤私囊此在中庸以下或羞爲之而乃舉以加之硜硜之人嘻亦過矣臣世卿固非能盜國者備在六卿夷于盜竊則辱

國數十年斤斤自守暨末路而一旦隕墜焉則辱身皆以臣不得去之爲招也昔曾參未嘗殺人而人言三至參毋不免于投杼今臣之行不及曾參而憎臣者又不止三臣恐

皇上之爲臣投杼也秦鏡高懸妍媸畢獻恢恢天網
躄距奚逃伏乞

皇上先削臣名或令暫回閭里或令待罪 國門
勅下九卿科道及撫按等官將臣在籍見存之產具
與夫在京久束之行裝逐一簡查明的中間果
有半銖稊米出自帑廩則請治臣以監守自盜
之律不必計其滿貫否也如或未然亦乞

皇上亟撤樊籠捐此鍛羽勿令天下謂臣老諄無耻
至塵時俊以去就動之而猶濡滯不自引裁也

寧獨上辱

君父抑且下辱友朋矣臣言及此臣息幾絕卽雖
皇上高拱穆清獨不爲

國家計長久而尚畜此一盜臣乎等因萬曆二十
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具奏

司農奏議卷之十四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濬初

恭謝鈔錠羊酒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萬曆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該吏部以臣

歷正二品俸三年考滿題奉

聖旨着復職欽此伏蒙

皇上欽遣

御前答應牌子郭朝

詞林典故
頒賜臣鈔二千貫羊一隻酒十瓶到臣私寓卽望
關叩頭祇領訖除赴鴻臚寺報名次日早

廷謝外臣仰荷

鴻私不勝榮幸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具奏
二十三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辭署銓務疏

奏爲銓務關係至重病庸兼攝尤難再懇

天恩辭免署篆以圖率職事臣以戶臣計

國無術日就窘困頰負指使心口自責

斧鉞宜先乃復蒙

恩俾署銓務頃值大計竣事具疏控辭

皇上德意溫諄獎借非分臣拊膺感涕敢後驅馳但

臣本無才而今則才與力俱窮素多病而今則
病以年益甚卽於臣部勉強撐持時復逗漏

上供不給百一下征久盡錙銖臣無職無爲至愚至拙故至於此此豈復有兼人之能抱出位之想者乎矧彼銓叙流品藻鑑人材爲何等事恐大智尚或不周全力猶未遽舉而顧以昏弱如臣者欲分其挈瓶之守而責以越俎之代雖路人知其不可矣夫犬馬可効臣敢憚勞髮膚可捐臣敢惜命惟是錢穀最冗拮据最難臣經營本業宵旦未遑奔走他曹事務何及卽今吏部之事因臣而廢弛者不知幾何而臣部積牘如陵臣之職守日以蕩墜若不明決陳

請則臣失職之愆與誤國之罪可勝誅乎伏望皇上俯鑒愚衷原非規避容臣仍舊專理本部其吏部印務或卽

命侍郎周應賓署掌臣愚苟免顧此失彼之愆而得一意從事錢糧少舒宵旰臣狗馬之願畢矣臣無任悚仄懇願之至萬曆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具奏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卿德望素著精力有餘銓部暫勞兼署勿辭吏

部知道欽此

請假省墓疏

奏爲衰病日深家山久曠懇 恩垂念微勞

特賜暫假少伸子情事臣聞徇國忘家者臣子致身之大義而求忠於孝者聖王御世之微權故貞臣不先私而後公明主必設身以體下然後疾痛痾癢上下相關元首腹心聯爲一體者也伏 覩 大明會典京官六年許假省墓蓋

國家錫類之宏墓所以恤臣下之私而教之孝者意深遠矣臣於丁酉蒙 召起家條忽十年未

言康奏議
遑旦夕自顧軀殼豈出空桑寧獨無根本之思
丘壟之望哉緣在倉場會計旁午嘗值糟糠見
棄再四陳情未荷 矜允嗣承人乏濫陟地鄉
適際空虛號稱艱苦於時在

君父尚勤宵旰在臣子敢憚拮据乃不意微有天幸
苟延至今雖帑藏未至克盈而經營少有次第
犬馬微勞固無足念然以

皇上帷蓋之仁推之或亦臣弛擔息肩之期報本反
始之會矣臣年六十有九體力衰頹眩暈時作

西山之景知復何時目今朔風鼓烈旅鴈哀鳴
殘喘羈身動成慘切每於午夜追思劬勞罔極
膝下之懼既長已矣而半畝荒墟十年草莽狐
狸之所窟穴童牧之所樵蘇行道之人猶或咨
嗟而臣爲血胤曾不能執汛掃於阡陌灑麥飯
於春秋有如溘焉不諱將何顏以相見於地下
耶昔王哀致痛於夢我徐庶縈亂於方寸彼皆
遭時不幸故志願長違今臣立太平之 朝事
至仁之主烏烏微私當無不獲此臣所以直陳胸臆

不敢復爲繁詞伏望

皇上俯加哀矜暫准給假以廣

聖明之孝治以伸人子之微情儻憑藉 寵靈不遂

凋隕而自今以往苟活一日尚圖竭力畢命報

皇上於一日也臣區區血誠無任迫切顙禱之至等

因萬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具奏

引年乞休疏

奏爲老疾交侵身危職曠謹遵引年成例懇

賜放歸以息餘生以全晚節事臣山東濟南府歷城

縣人繇隆慶五年進士歷官郡理卽署以至今

職中間 優容愚戇且起之廢棄之餘游權清

華併恕其瘵曠之罪所受

仁聖恩私真天比高地比厚雖捐軀靡酬忍奉身求

退耶惟是蒲柳之質蚤已凋殘犬馬之年于茲

七十矣血氣精神潛消潛鑠時或顧影而自傷

持行視聽日憊日昏人且旁觀而私歎昨年以
往尚可支持新歲而來愈難驅策即使處之散
局亦自玷彼清班况喉舌何官錢穀何事今日
又何時也拮据萬狀無救艱難勞悴百身徒滋
頽廢縱

陛下篤惟益之誼每賜寬容而臣愚當筦鑰之司實
悲喘汗况造化佚人以老老而不佚止足之謂
何 國家爲事置官官不任事安用虛糜餽廩
爲也伏讀 大明令一款凡內外大小官員年

七十者聽令致仕欽此臣今行年正與例合懇
乞 聖慈特准休致一則遵

祖宗典制見 聖朝有優老之盛儀一則讓師濟水
賢俾庸愚無充位之顯罰懸車已晚安能更俟
河清竭履罔功惟有自圖丘首此于人情士節
又自有私幸焉其或猷畝餘生尚延一息日從
太平父老祝

皇上如岡如阜之禧則雖蕭然一壑榮於九列多矣
臣愚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五年二月初四日具奏初十

日奉

聖旨卿猷望隆重正切倚毗且精力未衰豈得引年
求去宜卽出供職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



懇 恩乞假疏

奏為耄齡久衰新病增劇懇

恩賜假以便調理事本月初十日接到吏部咨文該

臣奏為老病交侵身危職曠等事伏奉

聖旨卿猷望隆重正切倚毗且精力未衰豈得引年

求去宜卽出供職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一見

之感媿交并跼踏靡措擬卽報名 廷謝緣臣

年齡衰邁疾病纏綿已非朝夕忽於是日簡閱

移時偶失節畱事煩食少重冒風寒始僅侵及

股臂動履惟艱繼則延入肺腸嗽嘔不止僵卧
床第晝夜呻吟醫藥雜投迄無寸效竊念七旬
殘喘崦嵫之迫已深二豎牽纏膏肓之祟難脫
所據部中事務業已叮嚀司官照常辦理卽雖
片紙隻字不許時刻稽留顧臣身一日離局則
臣心一日懷憂病因憂而轉熾局因病而久虛
縱

陛下憐臣念臣不卽譴責而臣職謂何瘵曠乃爾此
所爲狼顧靡寧身與官而俱廢者也爲此伏乞

天恩暫容給假庶幾靜調數日蚤侍痊安卽當

遜謝進部以副

聖懷臣愚曷勝激切哀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具奏二十
二日奉

聖旨卿偶感暫准給假數日卽出供職該部知道欽
此

辭看牲醴

題爲溺職乞休未奉

明綸忽蒙

欽遣驚惶無措懇

恩批發原疏容令退休仍賜別

遣以光大禮事頃者臣緣錢糧匱乏之督催弗前
自揣愆尤連疏求罷荼以兩塵

御覽矣方杜門靜俟間忽捧

明旨令臣驗牲夫當此一陽來復之時正

聖德重新之會臣敢不竭蹙摠趨以圖仰副

嚴命願念

禋祀鉅典也驗牲又重寄也博碩肥膾

爰著民力之會存而明德馨香用來

玄穹之昭格是必粹白無瑕之士而後可備周旋其
非踈庸不職之臣獲濫與於肅將也明矣乃今
臣何如哉揀荒無策徒軫百姓之倒懸是不忠
於民也不忠於民則不信於神矣足國無奇莫
舒九重之旰食是不格於君也不格於君其
能通於天乎以茲席藁待罪之軀儼然膺備膺
咸有之寄竊恐疵垢交叢已自卽於瘕蠹而昏
蒙靡定亦奚辨於蕃滋神將吐之戾彌重矣是
用不避煩聒冒昧控辭伏乞

聖明鑒臣愚拙憐臣衰朽將臣原䟽慨賜批發容令
退休無使久誤國計仍別遣大臣一員以襄
看牲大典庶乎牲牲豐潔可致

上帝之居歆而臣亦得伏處巖岩竊效華封之餘祝
矣等因萬曆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具奏

請假省墓疏

奏爲君恩罔極子職_姓虧懇乞

明准假省墓以光孝治事臣聞臣之事君也必先
公而後私君之體_臣也當推心以置腹旣念其
艱難困苦之狀又憫其室家父子之情故大小
臣工莫不沐浴其膏澤而激勸其孝思乃若臣
者特蒙 主知謬叨民部歷總督以及今秩條
忽十有二年矣經營於上下出入拮据于損益
盈虛逢歲時之不常值水旱之互至何有何無

龜勉求之前挈後曳心力竭矣雖幸

大地之舍垢可僥逭於譴訶亦緣左右之喪朋卒未
免於旁午謂宜慎終而如始安敢就逸以辭勞
惟是數年以來泮水爲災齊魯更甚聞臣父母
之墳墓多被冲淹馬鬣封而欲頽松楸拱而將
落牛羊豨豮狐鼠憑陵行道之人過之猶爲酸
鼻獨毛之子聞之能不傷心夫傭夫販子苟屬
爲人尙得土父母之丘壟舉霜露之蒸嘗矧臣
身爲正卿勛積寸莖獲棺槨之禮闕焉如遺

躄躄喟噫之思眇然若夢自非身出於空桑豈
遽情忘乎風木此臣所以恍惚寢食號泣昊天
而不得不爲

皇上亟哀鳴之也查得 會典開載一款京官六年
有准儼省墓之例臣今在京已逾一紀矣前於
三十四年三十五年曾以此情兩經奏

請逡巡歲月未奉 俞音深知再三之墳觸冒

天威亦望 錫類之弘頓開惻隱或寬之一年或假
數月俾臣得從容料理以庶幾無遺憾於將來

儻胼胝土木之餘尚存喘息則從事執掌之會
敢愛髮膚益義不後 君仁不遺親此亦

朝廷礪世磨鈍之要術也伏惟

皇上少垂察焉臣愚不勝感激祈懇之至等因萬曆

三十六年二月初二日具奏

考績乞休疏

奏爲籌 國無功循例當懇懇祈

聖明亟賜罷免以礪臣工事臣以樗材遭逢

盛世誤叨 簡注待罪版曹先是二品三年考滿荷

蒙

聖恩准令復職至今感激圖報未遑延至前月二十

二日又歷過俸三十六箇月例應再考矣夫三

載報政踰時有罰王之制也臣詎敢違積愆累

尤聽之清議臣之分也臣詎敢匿顧臣之自考

甚明安忍塗人耳目而臣之罪狀甚著曷可再辱品題謹自列其不職之尤者爲

皇上陳之夫臣計部也所司者海內錢穀之數也督催則以足額爲功而不及者罪積貯則以豐裕爲功而不繼者罪今也帑藏罄懸倉庾壘耻內供不備每塵宵旰之焦勞外輸不時常貽

雷霆之譴責九邊待哺旣無量沙煮石之能閭左剝膚復乏拯溺救焚之策拮据十有二載經營百無一裨種種捉露之形俱爲罪案而處處撐持

之計盡是瑕庇卽令斥有餘辜尚敢侈言考績

哉且近緣親慕傾顛以致憂思成疾神情消耗

景已逼於桑榆痰喘交侵慮復驚於風燭奄奄

殘息尚不知其所終可容再縮地解之綬耶况

以恕已之心恕人則額無可縮而以責人之心

責已則戾無所逃日今郡邑長吏挾冊報滿而

來者稍不及格卽不准理夫以郡邑而視臣則

何如哉內外重輕相去遠矣低昂緩急豈不較

然嚴以繩人而寬以律已此心固不容欺於外

吏則苛責其長於大僚則曲覆其短恐亦非
聖主所以提衡宇內而風勵人羣之至意也伏祈
皇上俯鑒愚忱亟 賜罷免庶黜幽之典允協而知
止之義無虧矣臣不勝惶懼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初二日具奏

懇 恩乞假疏

奏爲隆恩難負重任難勝懇乞

聖明暫寬病軀以耆後效亟採愚悃以紓近憂事臣
昨以看牲報竣并疏乞骸伏蒙

聖旨卿扶掖看牲足見恭慎今國計空虛邊餉緊急
朕甚軫念卿宜卽出悉心計議處置以濟急需毋
得引疾再陳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讀於床篋間始
而驚繼而泣曰我

皇上之注意帑計洞悉困窮如此我

皇上之推腹計臣不棄衰劣如此卽臣鼯鼠之技已
殫老馬之識久闇然一日視息尚當盡瘁此身
仰酬 知遇而臣寔病德極矣體久疴削日益
昏眊心旣怔忡足加踵痛雖戀此餘生猶醫藥
是寄而勉焉就列則旦暮難期且臣聞之事君
者責難不懈謂恭虔共爾位謂慎昨者
方澤之役不過跛躄一往而欲以委頓憤吝之身強
蒞曹務虛塞責成是不恭不慎之大者也豈惟
臣力不能殊非臣心所敢然今

國計邊餉然眉急矣臣終不遑待全愈而出而計
議處置亦似不必待臣出而決蓋臣部錢糧原
係備用京儲乃年來大半輸之邊鎮而錢糧支
給全賴省直額解乃年來大半縮于虧侵外發
日增內蓄而立盡旁那不繼別湊無方度今日時
勢非舉朝鼓同舟之誼則臣雖欲悉心計議更
誰爲其議之人非 當宁有破格之施則臣雖
欲悉心處置終不得善處之策凡臣所爲條析
年來 國計登耗之故曾具三冊久在

御前伏乞 留神簡發 勅下九卿科道公共看詳
 各出所見或補苴目前餉于何措或區畫經久
 計于何從容臣再加調理旬日勉出赴部矢竭
 餘誠以贊末議儻或未能尚圖別

請度軍 國有資而

隆恩可稱塞於萬一矣等因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十
 三日具奏

懇 恩乞假疏

奏為 聖心垂注彌切病軀強起未能仰懇

天恩暫容調理以圖竭力事臣緣殘年久病屢疏乞
 休未蒙 慈允呻吟床褥正擬再陳忽接浙江
 巡撫甘士价一本遵例類報地方異常水災事
 奉

聖旨日雷畿方報水災該省復有此奏東南民困深切
 朕懷該部便看議來說趙世卿司計勞苦當此多
 事之日也着即出經畫料理毋得推辭欽此臣恭

釋 溫綸五內騰躍夫君臣相遇自古難之非
相遇之難而相知之難也今以老僊如臣而
皇上憐之曰司計勞苦其知臣也深矣然而非所敢
當也以庸拙如臣而

皇上勉之曰經畫料理其望臣也切矣然而非所敢
諉也心既愧於不敢當而職復迫於無可諉值
此洪水橫流下民昏墊之日

聖主方惕然修省於深宮臣乃忍嗒然偃蹇於卧榻
心非木石能自安乎隨離跂座側循墻而走冀
得勉扶一出以圖仰慰

聖懷俯塞鯨曠而孰知心血虛矣助力頽矣跬步方
旋顛躓如醉目眊股慄涕泗交橫因念臣之所
以報 主者此身此心耳心以神運一息尚存
猶能自強身以形用百骸已潰誰能再榮卽假
之調理尚虞痊可無期儻急於一出不亦立就
危地哉其一切水災賑救事宜逐日督率司屬
就榻料理恭候 宸斷不敢時刻稽遲有滯
德意伏祈 聖恩暫賜寬假容臣再加調理俟稍能

成步卽趨叩 闕廷捐此髮膚以報

知遇亦豈有愛焉如或稍有推辭是爲負恩是爲欺
已則臣萬萬不敢形之念者也至於臣近題吳
越漂溺甚酷拯救時刻難稽一疏內比照南京
賑濟事宜動支倉糧庫銀以賑蘇浙等處日今
救災急務莫先於斯東南士民懸望如炙懇希
聖明留意速

賜簡發東南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初八日具奏

抱病聞言乞休疏

奏爲抱病愈深聞言增愧懇祈

天恩俯賜生還以全末路事臣竊惟四時之序成功
者退立身之義知足不辱臣以就木殘年嬰此
沉疴宿業杜門數月百務俱隳精力已銷惟欠
一死乃登疏乞休未蒙 矜允頃見羣英彙進
深有慶于拔茅連茹之一爰而侃論盈朝大有
當于君明臣直之一語時復自訟老病如臣菲
劣如臣奄奄陽羨向後有幾而累積嘗從前

莫贖僮獲一言而去上願也未幾而科臣張國
儒有虧節之隱刺矣又未幾而科臣胡嘉棟有
侵職之明糾矣一議及廷推李廷機黃汝良沈
季文而謂臣力排衆議彼時人物見在目前臣
所疏陳猶存邸報况黃汝良臣實未嘗與聞乎
有無諂附天日可鑒臣不辯也一議及久雷應
丕揚而謂臣情私桑梓顧久在原議發自撫臣
李三才卽科臣疏中自言之將謂三才亦桑梓
乎有無曲庇天日可鑒無庸臣辯也惟念

朝宇非聚訟之門而聞罪有引決之義百年行景
尚需論定于葢棺而四海觀聞詎可強塗于一
口人生能幾何卽爲雲爲泥總歸物化人苦不
自知縱呼牛呼馬皆足反觀顧臣病深矣無暇
呆較是非而臣志決矣只宜直任理數天下無
極而不返之理則七載地卿豈常住之所天下
無窮而不變之數則望八朽質豈不滅之丹臣
所祈憐于

皇上者一去之外別無餘說

皇上所加惠乎微臣者一麾之去綽有餘榮及今不
去則四維墮地徒令寡廉鮮耻之夫靦顏九列
不亦輕 朝廷羞當世之士哉伏乞

皇上憫臣之病苦果真念臣之廉耻爲重

大闡弘慈慨然允放則從此餘生俱屬再造亦不至
以有玷之身屢煩

三聽矣臣無任哀懇迫切之至等因萬曆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日具奏

慰留再懇乞休疏

奏爲病勢萬分危急部事頃刻難支再懇

天恩矜賜罷歸以全蟻骸事日者臣以痼疾難痊職
司久曠十懇 聖明憐賜放免以延殘喘以重
國計事奉

聖旨卿清慎勤勞國計空虛方資籌畫着卽出供職
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時方昏曠偃卧匡牀家
僮傳報接有 慈綸臣乃強起披衣盥沐跽請
不覺涕泗交集惶恐欲死矣念臣狗馬之年當

此桑榆之日自春徂秋無日不病亦無日不藥
近復遍身毒發濃血淋漓左股痠痺痰涎壅塞
非不延醫而左七右劑雜試無功亦自強調而
匙飯勺漿屢投輒出驚魂靡定迷留半榻之間
殘息無依寤寐首丘之側自分此生於人世事
已矣部事之寢閣多矣人言又復踵至矣

皇上奈何憐臣留臣而不一賜玦也情苦詞窮敷申
未悉伏惟 天恩少寬肩背之誅大霽涵濡之
澤 特賜罷免以全餘生臣之感

恩卽死不敢忘也爲此不避 斧鑕再溷

宸嚴無任戰悚隕越之至 寸因萬曆二十六年十月
初十日具奏

兼漕事竣乞休疏

奏爲蒙詎病臣萬難驅策叩

天亟行斥免以全一家微命以終曠代 殊恩事臣

以前月十七日具疏乞骸又於條上邊餉疏內

再行陳乞候 命至今未蒙 批發然昨猶以

兼領漕計猝難弛擔而今從舟從輓盡數過橋

報洒報收依期就廩臣始可以計日告竣補牘

再請矣邇來精銷骨立氣息奄奄醫人皆謂脉

理細微臣亦自覺生理道盡每遇痰作鎮日昏

迷蓋已不知死之爲苦生之爲樂而又何計去
之爲是留之爲非但餘喘未終游魂乍復三五
孩稚遠榻悲啼聲猶入耳痛輒推心將驅之前
發柰有兒女戀父之情將聽其在旁恐貽婦子
輿尸之累是臣一日不得去乃臣一家不得生
也臣事

皇上不爲不久

皇上遇臣不爲不深雖奉職無狀大負

恩私而疊辱 溫綸頗憐勞苦何忍使殘軀千里漂

泊原隰之間弱息數人流離枳棘之會乎且臣
材甚薄臣跡元孤樸衷難諒於英流媚骨見猜
於高論值茲病憊淋漓無能塗萎婦以丹鉛奈
自難施面目捱老人之漏刻是爲全無肺肝展
轉圖維愈增苦楚總之千言萬語看脚止求一
歸卽

皇上全始全終到頭不免一斥伏乞 天恩憐臣孤
兔至情察臣狗馬真病 慨諭內閣亟擬斥還
則上伸公議下慰私情凡異日幄蓋之恩毫無

敢異而他年環草之報雖死不忘矣臣無任激切冒干悚息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具奏十三日奉

聖旨目前經費匱乏之卿爲計臣急須經理何得屢疏求去着卽出供職不必再陳吏部知道

衰病乞休疏

奏爲病勢愈沉喘息將畢泣懇

天恩允賜生還事自臣憂病纏連一生九死捨地呼天乞休累牘

皇上視爲厭聞外廷視爲套語臣亦幾於舌橋頰禿情詞俱窮矣然臣危急之衷不得不瀝血陳之君父之前臣備位司農非以足國裕民爲職者乎乃自蒞事以來精神雖耗毫髮靡增內之老庫空別署空外之閭閻空邊徼空誰司

國計而至此極以官守論卽顯斥臣尚有餘辜當
去者一人之精神盛衰有候而臣以顛毛種種
氣虛痰暈近日之內沉篤愈甚不絕如綫語恍
惚而若讒事律忘而若謎夫當精神稍疆之時
支持已無寸効而復責料理于與死爲隣顛倒
錯亂之日萬萬不能當去者二君臣之義休戚
相關與其死而惜之何若生而憐之如侍郎楊
時喬楊道賓一以久病而死一以猝病而死此
二臣亦嘗屢疏告去

皇上儻早聽其去縱不能結短使長亦得生還鄉井
而卒至於游魂旅邸扶觀道途諒於
覆載之仁亦所不忍臣今日病勢倍苦二臣

皇上不放臣去則 輦轂之下續二臣而三矣當去
者三竊計

皇上不肯卽放臣豈以臣猶戀戀于此乎幻形泡影
叨冒踰涯朝茵餘生消受有幾祗緣臣雖不肖
叨備九列掛冠之舉義難愒然必俟
皇上俞允便可一辭而退此臣硜硜微衷而不虞顛

踏至今流而爲頑鈍寡耻之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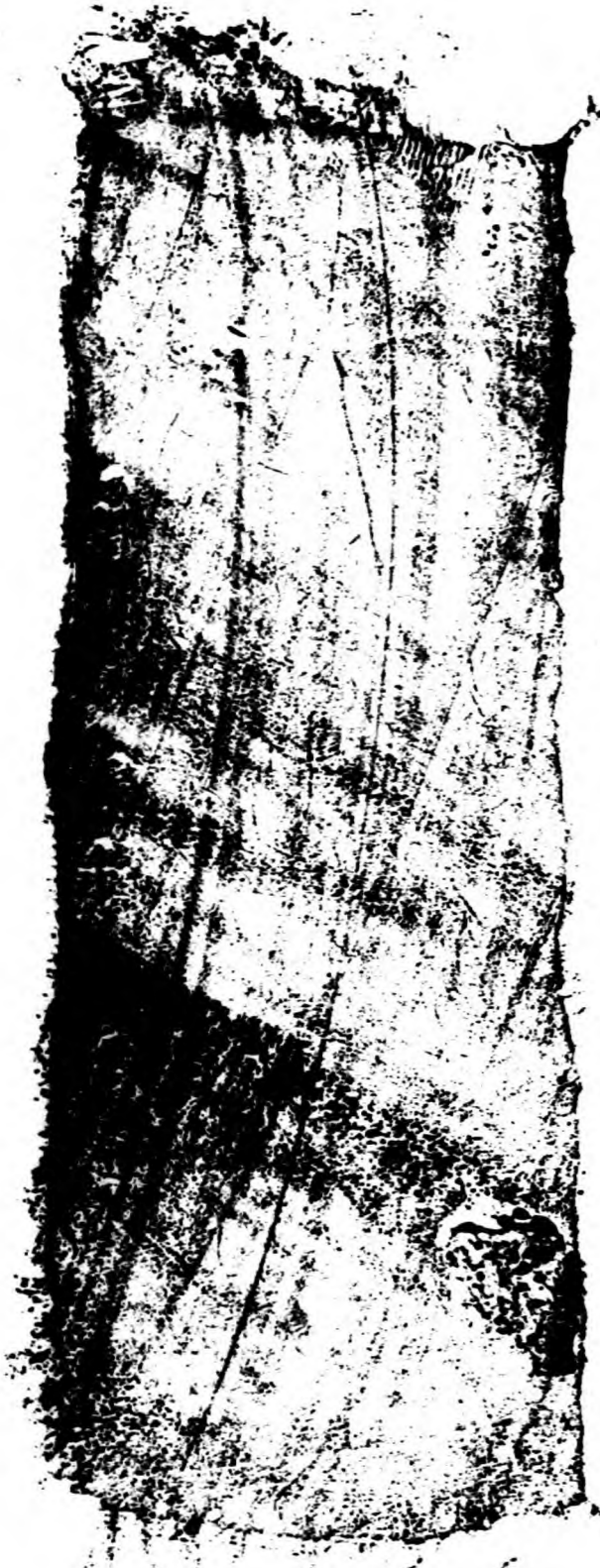
盛明之朝豈無節士而使之進退維谷不死不休鍾
鳴漏盡貽笑人世

皇上亦任樂有此臣也且臣部左侍郎李汝華總督
倉場侍郎孫瑋二臣新奉

明綸就道在卽臣之釋肩應有日矣惟

皇上一面慨允臣去再 勅臣部一面敦促前來在
臣得遂首丘之願而部事亦無耽閣之虞此臣
不憚瀝泣哀籲

天聽生留殘喘死得瞑目者情迫詞舛伏惟
垂察等因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具奏



衰病乞休疏

奏爲懇 恩少開生路以廣

皇仁事臣索居儻邸削乞經年往年游應乾楊時喬
楊道賓之相繼而逝也不能無懼心近見詹沂
之蒙 恩而歸也不能無羨心其懼也狐兔之
情恐至爲三臣之續其羨也填筮之比亦冀無
終日之淹顧頰叩

宸聰頰首有日而局促病榻

賜玦無期則臣之憂也滋甚轉輸不繼憂在邊防濡

滯莫裁憂在臣紀而卧榻從政則其憂又在公
評矣若夫臣之景逼崦嵫而疾櫻狗馬又其區
區無足道者伏乞

皇上自爲邊防計爲臣紀計更以其餘而爲臣之廉
隅計立

賜罷休俾遂旨丘則臣世世銘鏤豈敢一日而忘
君父之大恩乎等因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具
奏

奏爲春王布令 聖德同天懇

恩放免以廣生生事竊惟四時之序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至冬極而復春也被拂發榮茲其時矣人
君之尊如天其發號施政亦御天乘時以出者
故遵壅宣鬱協其候也汰愚屏憊罔其機也推
恩敷德鼓其仁也渙居滌穢疏其和也恭值萬
曆三十八年春正月矣我

皇上體天運化注念民生至春彌切乃若臣愚亦秉

生於大塊間者輟卧斗室盡屬痿痺之精神蚊
負山靈殊鮮支吾之伎倆逢茲春日夙疾頓增
萬苦千辛只欠一去故驚網羅而爲蛛隱大義
固所難逃卽煎參朮而乞香居制命有難直遂
止有泣顙 洪慈早傳 罷旨以度犬馬餘生
而順時綏澤大沛瓊林迅撤涓使並以贍天下
之生則薄海內外孰不鼓舞於堯天舜日之內
乎

明斷卽是春暉放生洵同雨露臣無任屏息俸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具奏



皇上鑒茲一腔之真誠 棄此蒼穹之赫怒首斥臣

歸以答嚴譴卽雖瘞骨九原亦庶乎其瞑目矣
等因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十日具奏



衰病乞休疏

奏爲萬苦熏心籲

天矜察事臣以老病削乞三年不謂

天高未蒙省察自臣之出也此番已十四年矣中間

遭值順逆悲愉不一而足總之骨肉關情理難

自恕故敢不避煩瑣再爲

皇上縷陳之查得

令甲在京大小官員有六年省墓之例有妻喪歸
葬之例有送幼子還鄉之例歷來臣工皆蒙體

悉非自今日始也臣出一十四年於例合應兩
次省墓昔年待罪倉場與今兩次考滿俱荷

賜恩贈及祖父乃臣羈跡京華曾無片楮以達泉壤
是尚可以爲子乎六十年糟糠之妻在殯十年
骸骨已朽至今未得憑棺一視是尚可以爲夫
乎子女七人呱呱旅邸倏忽一紀未見先臣之
丘壠雖則鼠輩實亦大造所生成者柰何令其
飄零如此是尚可以爲父乎生人大倫祖宗父
母夫妻兒女強居其半乃臣一槩抹煞絕不關

情致令鄉人謂臣戀戀五斗不篤彛倫也有臣
若此於

國何裨則亦覩然人世禽鹿而強行者耳比者疊
中痰疾牙關緊急筋脉拘攣舉家徬徨號呼發
屋知交聞之無不酸鼻則又無計可施爲臣叫
撤

九閭矣伏乞

皇上察臣極苦之衷查臣所引之例倘非虛舛於諸
例中假臣一條容卽解任前去料理以少盡骨

肉之情不則永削臣籍勒令退休以爲三年杜
門曠職者之戒則臣舉家存歿無不感激

洪恩世世啣結無窮時矣臣愚不勝激切籲天祈懇
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一日具奏初
三日奉

聖旨卿司計日久備極苦心朕方倚任老成何屢疏
求去着遵旨卽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

跋

先大父熱血冰心葵渚

天子海內竹相推許匪小子所

敢贊至若一生壽

國手口俱瘁尤在司農奏

議一書先是計曹詒君子

奉為著蔡付之黎東之而九
我先生復華衣其前勒
在民部先大父心事在幾
不朽第年來

國家多事量沙畫餅動輒
稱艱每讀先大父一字若

燭照至今杪忽不爽益愈
頊珉之激之者石外履恒
滿先君子曰：走民部中
帙而奉焉仍不足以給其
求無何而有淮之役嘗私
謂初曰爾大父幾十年為

國為民不效人知其為奏議
不遇蒿目愴心迫而露
於章疏非斤斤浮楮墨
博觀覽也藏于公業不可
輦而致法家而四方有心
世務者索之若無以應蓋

梓諸惟時董村鳩工克良
克善駿之乎告從事矣忽
及瓜而東入粵邊未果嘆
乎先大父畢世籌畫

聖天子亮之德為紳欽之而為
之子孫孫者不能壽其言

而公諸天下此先君子之
所不瞑而公亦肖初之日
報皇之者也近以蔭庇濫
等大梁幸際

國主仁賢藩政不擾敢復
曰循無以告先君子乃

理前編重煩剗剗誰謂大
父之靈藉茲永久抑聊以
見先大父立朝一時都弗
諫行之聽光景云爾書成
灑涕謹誌於後
皆

崇禎甲戌孟夏吉旦

周藩左史元孫濬初薰沐叩

首謹識



前明國脉繫喪自神宗始觀司
農諸奏其極心慮患可謂老成
使其言用詎難中興惜不心好
言慰之即以留中商之也江陵
省國不協恭至此瀆畢規見司
農節概不為司農惜甚為明惜
耳

後學韓燧跋